

三國誌 七

荆州城公子三求計  
蔡吉入議獻荆州  
劉玄德携民渡江  
張翼德大闹長坂橋  
諸葛亮說戰羣儒  
孔明用箭激周瑜  
三江口東操折兵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諸葛亮火燒新野  
趙子龍單騎救主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魯子敬力排公議  
孔明法計破曹操  
降英會蔣幹中計

共二十

2119  
8



214  
2119  
8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七

聖嘆外書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文有餘波在後者前有玄德三顧草廬一段奇文後便有劉琦三求諸葛一段小文是也文有作波在前者將有孔明為玄德用兵一段奇文却先有孔明為劉琦畫策一段小文是也謀人國不可輕故三顧始出謀人家亦不可輕故三請後言謀國事不可不密故屏人促坐謀家事尤不可不密故登樓去梯劉琦方懼禍孔明又懼其漏言之禍孔明未授計玄德先授以求計之計玄德孔明其真天下有心人也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三

君之適子所以奉宗廟社稷之案盛朝夕視君膳者也故適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則得立出外則不得立然劉琦之求計於孔明者非求立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則宜在外不宜在內若知其不得立而猶勉強以求立勢不至如潘崇之教商臣不止是豈仁人之所忍為哉

或疑申生在內而死扶蘇在外而亦死似孔明之教劉琦者猶非萬全之策也子曰不然劉表之與始皇則有間矣始皇殘暴人也殘暴素著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殺扶蘇於外劉表柔懦人也柔懦素著則蔡瑁不得矯其旨以殺劉琦於外勢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論耳

前徐庶在玄德面前誇獎孔明是正筆緊筆今在曹操面前誇獎孔明是旁筆閒筆然無旁筆閒筆則不見正筆緊筆之妙不

但孔明一邊愈加渲染又使徐庶一邊亦不冷落真敘事妙品孔明初出茅廬第一次用計便是火攻夫兵猶火也用兵如用火用火亦如用兵兵不足而以火濟之是以火濟火也乃玄德之言曰我得孔明如魚得水翼德亦曰何不使水去然則以孔明而用火是猶以水濟火矣以火濟火而火之威烈以水濟火而火之用神

博望一燒有無數襯染寫雲濃月淡是反襯寫秋颼夜風林木蘆葦是正襯寫徐庶誇獎是順襯寫夏侯輕侮關張不信是逆襯且其間又曲折多端當趙雲誘敵則有韓浩諫追為一折玄德誘敵則有于禁李典中途疑沮為再折人馬走發攔當不住則又有夏侯惇省傳令勿追為三折令讀者至此幾疑計之不成就燒之不果而功且終就而敵且終破方嘆文章之妙有非猜

測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宣則竟依綱目例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於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勞作演義者撰此一篇哉  
劉表因見黃祖被殺故欲玄德助我以防孫權孔明欲留孫權為援故勸玄德舍權而當曹操此為後文伏線也甘寧借江夏為避讐之地而劉琦復借江夏為避患之地乃孔明為劉琦謀今日安身之所而早為玄德謀兵敗借援之所此亦為後文伏線也不但此也晉之代魏尚隔數十卷而司馬氏之家世早詳叙於曹操未及博望之先正如五月姤卦方當五陽強盛之時而一陰已伏於下若必前人去然後有後人前事畢然後有後事不獨古今無此不相貫之事亦豈有此不相貫之文乎  
却說孫權督眾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荆州而走甘寧料得黃祖必走荆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黃祖

用甘寧猶梁惠王之不用衛鞅也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攔住祖於馬上謂寧曰我向日不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寧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劫江賊待我今日尙有何說前日劫水陸路寧不自以為賊而黃祖待之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寧衝以賊今日乃真為黃祖之賊矣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寧梟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黃祖之程普殺之必用甘寧殺之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應第七回中事又於前同徐氏祭夫相映射前孫策能以活黃祖重賞三軍陞甘寧為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荆襄可得也意不在江夏而在荆襄是舍小圖大向來子布畫策唯此差

強人 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東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  
寧求救寧曰飛郎不言吾豈忘之今之忘恩者幸其人之不大軍既

至吳會權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寧乃入見權頓  
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

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非呂

蒙無由見孫權然非蘇飛則無由見呂蒙也追本權曰既彼有恩於  
窮源知恩報德是有血性男子不是無義氣丈夫

君吾為君救之但彼若逃去奈何寧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  
走乎若飛去寧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既願以官爵贖之又願以首級

人 權乃赦蘇飛止將黃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  
酒間只見座上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取甘寧寧忙舉坐椅以

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寧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  
日相見故欲報仇又方寫孫權報仇便接寫甘寧報恩方寫甘寧報恩

權連忙勸住謂統曰與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為其主不容不盡力今  
既為一家人豈可復理舊仇萬事皆看吾面孫權自欲報仇却不許

甘寧而赦蘇飛獨不為凌統而殺甘寧似乎偏向然為報仇起見人  
有思於為我報仇之人則赦之人而欲殺為我報仇之人則解之情

偏也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仇豈容不報權與眾官再三勸  
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寧權即日命甘寧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

往夏口鎮守以避凌統寧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此處寫甘寧往

劉琦請守權又加封凌統為丞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凌統不會

固是大仇未報孫權但殺黃祖不曾殺劉表亦止報得一半不東吳  
若徐氏之報仇為快也然則不獨凌統含恨孫權亦尚含恨 自此廣造戰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

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曰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戰讀將來孫權

與劉表攻戰矣孰知却為與曹操攻戰之地乎話分兩頭却說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接

前文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

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立德赴荆州議事不寫立德要去却孔明曰此

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讐之事也某當與主公同往

相機而行自有良策請者至此必謂孔明將為劉表畫報讐之策矣孰知後文却備不與東吳交戰出人意表

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荆州來立德在

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事他

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野整頓軍馬此孔明不欲惡識孫權正為後

外立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立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悉知

賢弟被害之事當時即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因眾人告免故姑

恕之賢弟幸勿見罪立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為耳將前事輕

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立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至此禍隱然指著甘寧劉表不能殺蔡瑁正復同

病立德之意始借黃祖以諷劉表乎今若興兵南征儻曹操北來又當奈何表曰吾今

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為荆州之主也

前有陶謙讓徐州此有立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

明以目視立德立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

欲以荆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立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

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也此時立德若取了荆州省却後

安得文正商論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立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

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前於徐庶未來之先已

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立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

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時立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

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告此處不即說明求琦謝而

去次日立德只推腹痛乃免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明允諾來至公

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  
 幸先生一言相救此劉琦第一番求計孔明曰亮客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  
 事儻有洩漏為害不淺說罷起身告辭此孔明第一欠推却琦曰  
 日既承光顧安敢慢別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飲酒之間琦又曰  
 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此劉琦第二番求計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  
 言訖又欲辭去此孔明第二次推却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  
 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甚乃引孔明登一小  
 樓白後堂而密室自密孔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見容琦  
 命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此劉琦第三番求計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  
 樓此孔明第三次推却只見樓梯已撤去此玄德附耳低言之琦告  
 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有洩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  
 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此時並無隔屏竊聽之人孔明曰疎不問親

亮何能為公子謀又在孔明還不肯說琦曰先生終不幸教琦平琦  
 命固不保矣請即死於先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此亦可玄德附耳低  
 處寫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至此方說亦是水琦拜曰願即賜教孔  
 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  
 是劉琦請孔明觀古書此却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守禦公子何不上  
 言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或笑孔明為劉琦畫策不過是二  
 難方纔謀出不知走非容易使人不知是走方琦再拜謝教乃命人  
 是會走若後人知其走便走不成走不脫矣  
 取梯送孔明下樓今之求人畫策者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事  
 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  
 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  
 之西北之事備頗富之使劉表當孫權而自當表曰近聞曹操於鄴  
 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征南之意不可不防劉表正欲防孫權

便順口說 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

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為後玄德走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

相兼之以毛玠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懿字仲

達河內温人也潁川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簿司

馬朗之弟也叙司馬懿獨詳其家世蓋在魏末自是文官大備乃聚

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為

後患可早圖之操即命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為副

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不窺荆襄而窺新野操固荀彧

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為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鼠輩耳

吾必擒之輕視玄德與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德今玄德得諸葛

亮為輔如虎生翼矣操說却對夏侯惇說又妙操曰諸葛亮何人也

庶曰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真

當世之奇才非可小覷此處徐庶讚孔明與前操曰比公若何庶曰

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不愧名亮夏侯惇曰

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輕視孔明與吾若

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級獻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

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引軍登程却說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

之關張二人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

真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徐庶比孔明以月立德

螢魚不可兩弟勿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釐牛尾

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

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種菜所以避禍

送送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

眾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



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遂招新野之民  
 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此處民兵正為後文誘敵之用忽報曹操差夏侯惇  
 引兵十萬殺奔新野來了張飛聞知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  
 便了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  
 飛曰哥哥何不使水去張飛欲使水去孔明却使火玄德曰智賴孔  
 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調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  
 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韓信非掛印登壇不能令樊噲孔明非取劍印不能令關張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眾將聽令張飛謂  
 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未聽令之前先寫孔明令曰博望  
 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不識地理者  
 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  
 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千

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  
 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于博望坡  
 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于樊城取回趙雲令為  
 前部不要贏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為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  
 失前叙軍福定計取樊城在後文始見今叙孔雲長曰我等皆出迎  
 敵未審軍師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縣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  
 去廝殺你却在家裏坐地好自在總鷓後文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  
 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  
 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  
 未遲既聽令之後又寫二人去了眾將皆未知孔明韜畧今雖聽令  
 却都疑惑不定又寫眾將疑孔明是自家亦不肯信先生此兩處  
 不信愈顯得孔明謂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  
 下文奇妙

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起即回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簡雍准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薄同候妙極趣極前後調度德亦未信愈顯却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得下文奇妙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糧車在後正時當秋月商嚴徐起筆正身後文火人馬趨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將人馬擺開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口川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脚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眾問將軍為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為天人今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鬪耳此是民兵誘敵之故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極寫夏侯惇之驕以及視後文之敗遂白縱馬向前趙雲出馬罵曰汝等隨劉備如

孤魂隨鬼耳驕極矣雲大怒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韓浩一諫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砲响玄德自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誰知此處伏兵亦是誘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既起夜風愈大先寫月色之暗以正襯後文火勢之猛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是蘆葦典謂禁曰欺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儻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前有韓浩之諫此有于禁李典之言文勢又一曲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

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通樹木叢雜可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即回馬令軍馬勿進前一路寫風寫者至此急欲觀其燒矣乃忽有夏侯惇猛省欲回一段竟似下文燒不成也者如此曲折試掩卷猜之决猜不着也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亦着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先寫背後次寫兩邊然後寫四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方信前寫秋日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車正遇張飛前調諸將此處逐一叙着戰不數合張飛一鎗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却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 指揮如意笑談中

直須驚破曹公胆 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傑也唯有前番疑惑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着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唯有前番輕侮乃有此處拜須臾立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眾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不寫玄德孔明却寫百姓頌玄德頌立德甚于頌孔明也孔明回至縣中謂立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立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正是

破敵未堪息戰馬 避兵又必賴良謀

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荆州

諸葛亮火烧新野

前自三顧草廬之後便當接火烧博望一篇却夾叙孫權殺黃祖劉琦屯江夏以間之至火烧博望之後便當接火烧新野一篇却夾叙曹操殺孔融劉琮獻荆州以間之蓋幾處同時之事不得詳却一處畧却數處也看他叙新野又叙荆州叙荆州又叙東吳與許昌頭緒多端如一線穿却不見斷續之痕尤妙在叙孔融處補叙禰衡往事叙荆州處詳叙王粲生平偏能於極忙中著此閒筆

劉景升家難與袁本初家難正自彷彿而寫來却無一筆相類者何也蓋本初始終愛少子而景升則有臨終立長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譚尚相攻而劉琮則本有讓琦之心劉琦亦初無伐琮之意其不同二也譚之降操以長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則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譚之降操其臣教之琮之降操雖其臣教之而實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為曹操所自奪而荆州則劉琮所獻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尙未嘗不訃告譚而景升之死劉琮竟匿而不發其不同六也種種不同求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豈非天然有此變化之事以成此變化之文哉

立德取荆州於劉表病危之時則不正取荆州於劉琮僭立之後則無不正也即謂取荆州於劉琮僭立之時或有不正而取荆州於劉琮降曹之日則更無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荆州為曹操所有之荆州又為孫權所欲得之荆州於是借荆州分荆

州索荊州還荊州遂至遺無數葛藤於後則皆此卷中一着之錯耳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後可以惟我欲爲故稱魏王加九錫之事必待於融死之後也當時卽無疑慮之譖而操之欲殺之久矣綱目書操殺融而存其官蓋重予之云

或謂文人無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禰衡之互相稱許則豈非名稱其實者哉兩人之志卽實足動義概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說其賴此二人而一雪斯言與

凡用計之難不難在第一次而難在第二次當敵人經過一番之後仍以前法施之而敵之依舊不覺則奇莫奇於斯矣然其前後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純用火後之火兼用火若以卦象論之前卦只是巽爲風離爲火後卦乃變成水火既濟惜乎曹操出兵之時不蚤令管輅卜之也

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難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水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呂布濮陽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呂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見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則新野之燒更甚於濮陽矣况火不足而繼之以水下邳之水是白日白河之水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軍愈用愈幼愈出愈奇今日讀者見之猶目眩神搖安得當日戰者遇之不魂飛膽落乎

却說立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

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荆州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

後悔何及為後文爭荆州伏線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

作商議却說夏侯惇敗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罪操釋之惇曰

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

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會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兵敗而有當曹瞞勝

處人之惇曰劉備如此猖狂真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

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因攻劉備就勢帶出孫權

為後文亦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為第一隊張遼張郃

為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為第三隊于禁李典為第四隊仍用夏侯

穆公之再操自領諸將為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為折

衝將軍引兵三千為先鋒先鋒反叙在後叙法變幻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

午日出師并記其日重其事也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

可輕伐以理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以勢言融

帶言今丞相與此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

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前操止言劉備孫權今亦帶言劉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

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嘆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至仁獨指

劉備而表與權又在所輕時御史大夫却慮家客聞此言報知却慮常被孔融

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狎侮丞相平日狎侮

却借却慮口又與禰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相善衡曰顏回復

中帶叙出來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又將禰衡

生孔融交譽語亦借却慮口中叙出前事一提操

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時方在家對坐奕棋左

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

之下安有完卵乎操之殘惡二子早已看透言未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

子操之殘惡二子早已看透言未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

子皆斬之操之殺福衛必假手於他人今殺孔融號令融屍於市京

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或聞脂習常諫融曰

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脂習諫融語却在荀彧口中補出叙來今融死而來哭乃義

人也不可殺脂習之哭孔融與王修之哭袁譚正復相似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葬

之後人有詩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此係融幼時語應第十一

回文章警世俗談笑侮王公史筆褒忠直存官紀大中殺大中大

夫孔融存其官也

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却說

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立德來托孤立德引關張至荆州見劉表表

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托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

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荆州陶謙三讓徐州劉表可謂再讓荆州矣立德泣拜曰

備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領大兵至

立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與驚不小商議寫遺

囑令立德輔佐長子劉琦為荆州之主劉表臨死不聽婦人言而立少子雖不能正其始猶能正

其終也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

琦在江夏知父病危來至荆州探病方到外門蔡瑁當住曰公子奉

父命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知之奈何若八

見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蔡瑁此時但阻琦之見父而不敢害

琦者畏立德之在新野耳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

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劉表欲立劉琦而不

後人有詩嘆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

又見劉君霸漢陽

總為北晨致家累

可憐不久盡銷亡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為荊州之主袁紹之妻立少子是逆夫之命蔡氏更劣於劉氏矣然後舉哀報命特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聚眾言曰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立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備兄與叔與兵問罪如何解釋劉琮

叔父立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備兄與叔與兵問罪如何解釋劉琮賢於眾官未及對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發哀書至江夏請大公子為荊州之主就命立德一同理事此可以敵曹操南

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也劉表有如此之臣而平日不能重托之乃使蔡瑁掌兵權何其用人之舛誤也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亂言以逆主公遺命李珪大罵曰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眼見荆襄九郡逃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必當

殛汝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李珪至死大罵不絕珪其洩於是蔡瑁遂立劉琮為主蔡氏宗族分領荊州之兵令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荊州蔡夫人自與劉琮前赴襄陽駐札以防劉琦劉備就

葬劉表之柩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計告劉琦與立德自死至不計告婦人作事舛錯至此宜其亡之速也劉琮至襄陽方纔歇馬忽報曹操引大軍徑望襄陽而來琮大驚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巽進言曰不

特曹操兵來為可憂今大公子在江夏立德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喪若彼興兵問罪荆襄危矣巽有一計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不憂曹操而憂立德琮曰計將安在巽曰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必重待主公也李珪既殺此傳巽之言所由來也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豈可使棄之他劉琮賢蒯越進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寧內憂將作荆襄

之民間曹兵至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蒯越常助蔡瑁謀害立德宜其有此論若蒯良在則琮曰諸公善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必不至此琮曰諸公善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

必不至此



恐貽笑於天下耳傳蒯二人志不言未已一人昂然而進曰傅公悌  
 蒯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眾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  
 宣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座聞粲  
 至倒履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子有異  
 才吾不如也蔡邕之敬王粲如孔融之重禰衡粲博聞強記人皆不  
 及嘗觀道旁碑文一過便能記誦觀人奕棋棋局亂粲復為擺出不  
 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辭妙絕一時年十七辟為黃門侍郎不就後  
 因避亂至荆襄劉表以為上賓忽叙王粲生平忙當曰謂劉琮曰將  
 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與玄德孔明問答語相似一則商  
 不同祭曰曹公兵強將勇足智多謀擒呂布於下邳摧袁紹於官渡逐  
 劉備於隴右破烏桓於白登又將曹操前事梟除蕩定者不可勝計  
 今以大軍南下荆襄勢難抵敵傳蒯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

遲疑致生後悔文事不可與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須稟告母親知  
 道只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慣立屏後竊聽人謂琮曰既是仲宣公  
 悌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我我不怪三人同此三人之見於是  
 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至  
 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賞宋忠分付教劉琮出城迎接  
 便着他永為荆州之主假話騙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荆襄將欲渡  
 江忽見一枝人馬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迭被雲長喚  
 住細問荆州之事忠初時隱諱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得將前後事  
 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玄德備言其事玄德聞  
 之大哭此哀劉表而哭非張飛曰事已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兵渡  
 江奪了荆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快語玄德曰你且緘  
 口我自有的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眾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

汝無益於事可速去宋忠且不殺豈肯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

正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

降階迎之再三稱謝照前文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荆州已故蔡夫人

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為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

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賚哀書呈報并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

同往襄陽問罪劉琦求助於曹操大不相同玄德看書畢謂伊籍曰機

伯只知劉琮德信却反是玄更不知劉琮已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矣籍報玄

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弔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迎就便擒

下誅其黨類則荆州屬使君矣最善策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

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托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

死於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我兄乎劉琮既降曹操則玄德非取荆

州於劉琮而取荆州於曹操也

何尚以劉表為言乎前劉表讓之而不取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

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幾與屯小沛

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

整頓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

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申這條計出何

計正使人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

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

不可自悞學民同走又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

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先言百姓後及各官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

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裝沙土過住白河

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滄之

却順水殺將下來接應前翼德日何不使水去了又喚張飛引一千軍

今番真是使水去了

去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擒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

殺來接應第二次調撥又喚趙雲引軍三千分爲四隊自領一隊伏

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却先於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

黃烟硝引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知不

天時者不可以爲軍師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

待城中火勢大作却於城外吶喊助威第三次調撥方用火攻既

火威自然分外猛烈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却於東門外從後擊之從後擊之

去水邊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又先算定再令糜芳劉封二

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紅屬火青屬水木能生火去新野城外三十里

鵲尾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

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

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前三次調撥已完不想又有此一役在孔

明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爲下文登高對却說曹

仁曹洪引軍十萬爲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

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來到鵲尾坡午爲火位鵲應朱

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糜芳分爲四

隊青紅旗各歸左右前於第四次調撥此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

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仁曰

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

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曰已西墜自午至晚漸叙許褚

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擡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

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紅燈對飲酒不是賞許

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檣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

後喊聲大震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晚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

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誰知以此空城作爐灶曹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

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乏都已飢餓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已入火初更已

後初更狂風大作先寫風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

皆火起不見兵只曹仁急令眾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勝前日博望燒屯之火忽將前事對照以應上文妙甚後人有詩嘆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到漢川

風伯怒臨新野縣 祝融飛下焰摩天

曹仁引眾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

引軍起來混戰前於第三次調撥曹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

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

一軍截殺一陣糜劉二人前已於第一次出現今於第三次到四更

時分更人馬困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不甚

深上流更有灰布袋故也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却說雲長在

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補黃昏一甚妙至四更

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

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前於第一次調撥今却於第五次出現既用火燒

又用水浸十萬之眾不為炭定為泥矣曹仁引眾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到博陵

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

納命前於第二次調撥今却於第六次出現曹軍大驚正是

城內纔看紅焰吐 水邊又遇黑風來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一回

劉立德携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前孔明教劉琦是走爲上計今教立德亦是走爲上計然劉琦之走得免於難立德之走幾不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立德不忍之心爲之累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若非不忍於劉琮則又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則猶可以輕於走捷於走脫然於走其走而及於難者乃立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疎於計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於立德劉琮之死天不假手於劉琦而殺之者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也然操於張繡之降則不殺於張魯之降則不殺即於袁譚之初降而未叛則亦不遽殺而獨于劉琮母子則必殺之而後已其故何居曰琮之意在永保荆州失之則悔悔則必怨怨則舊臣之未降者或將噓枯燼以復燃則可慮者一即其臣之已降者見故主尙在亦將懷二心以圖我則可慮者二且操方欲下江南而琮或復與琦合將結劉備以爲我肘腋之患則可慮者三操之籌此至熟矣琮即欲不死豈可得哉

檀溪之役子龍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立德長坂之役子龍以一單騎而獨能救阿斗事之不可知者也關公之保二夫人歷過五關而皆得無恙子龍之保二夫人止過長坂而不能兩全又事之不可知者也或謂檀溪不關龍馬之力當陽亦豈虎將之功夫也非人也我謂關公盡事兄之節子龍竭救主之忠天也

亦人也。玄德棄荊州，既失其地利，猶幸邀天之祐，得人之助。爾孫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詐；玄德之信子龍，不以臨難而疑其違。一則投契于一時，一則孚信于平日也。大約文字之妙，多在逆翻處，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則玄德之識不奇；子龍之忠亦不顯。三國叙事之法，往往善于用逆，所以絕勝他書。

文有伏線之妙，玄德之取長沙，魏延之救黃忠，尚隔數卷。而此處襄陽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在此時，初無補于立德，初無益于襄陽，而孰知預為後日之用。真奇事、奇文。徐氏以不死報夫，讐糜氏以不死全夫，嗣皆賢妻也。吳夫人臨死托壯子于良臣，糜夫人臨死托幼子于猛將，皆賢母也。然死更難于不死，臨難之托子更難于平時之托子。則糜夫人之賢

又在東吳兩婦之上。

凡叙事之難，不難在聚處而難在散處。如當陽長坂一篇，玄德與眾將及二夫人并阿斗，東三西四，七斷八續，詳則不能加詳，畧又不可偏畧。庸筆至此，幾于束手。今作者將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叙出，簡雍着鎗糜竺被縛在趙雲眼中叙出，二夫人棄車步行在簡雍口中叙出，簡雍報信在翼德口中叙出，甘夫人下落則借軍士口中詳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則借百姓口中詳之。靡落參差，一筆不忙，一筆不漏。又有芳筆寫秋風，寫秋夜，寫曠野哭聲，將數千兵及數萬百姓無不點綴描画。予嘗讀史記至項羽垓下一戰，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里山，寫入千子弟寫韓信，調軍寫眾將，十面埋伏寫烏江，自刎以為文章紀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見三國當陽長坂之文，不覺嘆龍門

之復生也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  
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  
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  
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隻放火燒毀水之上火却說曹仁收拾  
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且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  
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漫山寨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  
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前是五隊今  
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  
城若我兵逕進二縣為齏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備即不降亦  
可見我愛民之心此句是正意若其來降則荆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此  
是陪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為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

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于人矣  
丞相勿疑前者賺徐庶程昱料其必來今者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  
本欲踏平樊城奈憐眾百姓之命公可往說劉備如肯來降免罪賜  
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  
負明知備之不降而招之又明知庶之不勤備降而徐庶受命而行  
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  
乃假冒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  
行計不待徐庶教之行而玄德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惹人  
笑某今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為設一謀公有卧龍輔  
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辭若無卧龍輔佐此時徐庶亦不留乎或曰  
絕操玄德不敢強留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降意操大怒  
即日進兵玄德問計于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本意

第一十一回 曹操在襄陽

陽說知下文玄德曰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  
 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往江岸准頭船隻令  
 孫乾簡雍在城中揚聲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  
 便同過江若使此時不告百姓潛師宵遁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  
 等雖死亦願隨使君此之謂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携幼將男帶女滾  
 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于船上望見大勳曰為吾一人而使百  
 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或曰玄德之欲投江與曹操之  
 為假雖同一假也而玄德勝曹操多矣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  
 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  
 方纔上馬不携百姓則已既已携之豈可携其半行至襄陽東門只  
 見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琰賢姪吾但  
 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亦以百姓勤之劉琰聞玄德至懼而不出蔡

長只

瑁張允逕來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瑁  
 拒立德則不義城中忽有一將引數百人逕上城樓大喝蔡瑁張允  
 賣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為救民而來投何得相拒突如其  
 人眾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棗乃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魏  
 之歸玄德尚在十數日之後却早于此處現出妙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宋士開了城門  
 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讀著張允此時  
 必死而玄德此張飛便躍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處處以  
 重魏延只顧招呼玄德軍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  
 喝魏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認得我大將文聘麼阻然又遇一魏延  
 大怒挺鎗躍馬便來交戰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喊聲不震玄德曰  
 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處處以百孔明曰江陵乃荊州  
 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本要取江陵誰知玄德曰正合吾心于是



引着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  
出城來跟立德而去此之謂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已至未手下兵卒  
皆已折盡延乃撥馬而逃却尋不見立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  
為後救黃忠伏線却說立德同行軍民共數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  
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立德率眾將拜于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  
德無才負兄寄托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荆  
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曹操哭袁紹之墓是假哭立德哭劉表之墓是真哭雖為劉表而  
哭却為百姓而哭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  
即日渡江趕來也眾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眾數萬日  
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  
先行為上立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不  
百姓則已既已携之豈可携于前而棄于後到底同行亦必然之勢也百姓聞立德此言莫不傷感後

人有詩讚之曰

臨難仁心存百姓

登舟揮淚動三軍

至今憑弔襄江口

父老猶然憶使君

却說立德擁着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可遣雲長往  
江夏求救于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會于江陵方知前日為劉琦書策已早為  
今日立立德從之即修書令雲長同孫乾同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  
張飛斷後為長坂橋伏筆趙雲保護老小為當陽其餘俱管顧百姓而行處  
以百姓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却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  
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  
既降立德又走曹操必懈弛無備願將軍奮整奇兵設于險處擊之  
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此難遇之機不  
可失矣王威此計妙不可言劉琮若能行之亦千古快談琮以其言告蔡瑁瑁

叱王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殺之蒯越勸止李非死而王威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詭佞操問荆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六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既有如此之兵糧而不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為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伏線二人大喜拜謝狗操又曰劉景升既死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永為荆州之主連許兩番誰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詭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人止因吾所領北地之眾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理會奸惟用人全是却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料

軍永鎮荆襄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大事操撫慰畢即引隨征置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撫諭百姓焚香是沒奈何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也奸遂封蒯越為江陵太守樊城侯傅異王祭等皆為關內侯三人前勸正為此耳而以劉琮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兩次許今琮聞命大驚辭曰琮不願為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荆襄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劉琮此時下于玄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德然勢于禁得令領眾趕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欲再從屏

高... 卷之七

三

第一才子書  
雖然呂布之妻嚴氏袁紹之妻劉氏皆被曹操于禁喝令軍士下手  
取至許都則蔡夫人之見殺猶為死得乾淨也荆州死節者有沮受審配軍士  
王威忿怒奮力相鬪竟被眾軍所殺荆州死節者有沮受審配軍士  
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  
尋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  
矣徐庶之母被執而孔明之家杳然畢竟卧龍妙人勝元直十倍操深恨之襄陽既定荀攸進言曰  
江陵乃荆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動搖操曰孤豈忘  
之隨命于襄陽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却獨不見文聘操  
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以來何遲對曰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  
全境土心實悲慙無顏早見耳言訖欷歔流涕與袁紹之客王修等相類操曰真  
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  
領百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已行過操教各部下精  
選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以一日一夜趕一月

大軍陸續隨後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  
程挨着往江陵進發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將二人再點一孔明  
日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  
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諧矣孔明允諾便同  
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關公既去孔明又行當日玄德  
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刮起塵土  
冲天平遮紅日未寫兵來先寫風報使人凜凜玄德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  
袖占一課失驚曰此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  
玄德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處處以百姓為重雍曰主公若  
戀而不棄禍不遠矣玄德問前面是何處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  
有座山名為景山玄德便教就此山扎住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  
昏將近哭聲遍野當讀李陵書曰涼秋九月時聞悲風蕭條之聲又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未嘗

不愁然悲也今此處兼彼二語倍覺凄凉 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

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

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

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尚

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慙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文聘尚張飛保

着玄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纔歇馬着手

下隨行人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千人

皆不知下落此處寫得七零八落後文一點點出 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我

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上木之人寧不悲乎先言百

諸將老小處處 正恹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糜芳帶箭

以百姓為重 中叙出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將寫趙雲盡忠報趙雲降

玄德叱曰子龍是吾故交安肯反乎玄德之言是 張飛曰他今見我

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糜芳不知趙雲張飛亦疑

正反觀趙 玄德曰子龍從我于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

雲之心 若撞見時一鎗刺死讀者至此為 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

誅顏良文醜之事乎白馬解圍事已隔數 子龍此去必有事故吾料

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裏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

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

樹林內往來馳騁冲起塵土以為疑兵與德漸能用智想 飛却親自

橫矛立馬于橋上向西而望寫得有聲勢 此處權按 却說趙雲自

回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立

德老小雲自思曰主公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托付在我身

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

第一才子書

第一才子書

第一才子書

第一才子書

主母與小主人下落方叙明不歸東南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

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投轉西北之故噪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

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將寫二夫人先寫兩縣趙雲正走之間

見一人卧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借趙雲眼中叙雲急問曰曾見兩

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

坡被一將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鬪不得故卧在此

只糜芳中箭簡雍着鎗作兩樣叙法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

又妙在二夫人先借簡雍口中點出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

與簡雍騎坐又着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友

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等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坡

而去妙在下敘簡雍一邊歸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裏去雲勒馬問

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

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

駁百姓婦女投南而走甘夫人下軍士口中叙出又省筆。簡

去人却有下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高趙雲心忙無暇

下落俱妙與軍士緩急更殊也只見一駁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携而走雲

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

插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

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于百姓內步行與簡雍又撞見一

枝軍馬衝散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糜夫人失散

中點出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拔鎗上馬看時面

前馬上綁着一人乃糜竺也糜竺被縛借趙雲眼中點出又省筆。

差歷落妙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着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拿住糜

竺正要解去獻功補叙明白趙雲大喝一聲挺鎗縱馬直取淳于導

導抵敵不住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

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于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此時已知不反又問雲曰我等不見

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

見你怎肯于休也簡雍報信借翼德口中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

在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尋糜夫

人與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妙在此時不正走之間見一

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答話直取

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

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本為曹操背劍今為趙雲送劍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

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劍砍鐵如

泥鋒利無比補叙寶劍來歷又以倚天陪青釭急當時夏侯恩自恃

勇力背着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着趙雲被他一鎗刺死

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再補寫寶劍

插劍提鎗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得了

失了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

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了鎗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

缺內坐地甘夫人下落又用百姓報信俱省筆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

一箇人家被火烧壞土牆糜夫人抱着阿斗坐于牆下枯井之傍啼

哭先將土牆枯井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

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

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言之傷心聞之酸鼻阿斗乃甘夫人

勝如已出勝如已出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

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人知玄德

可無馬不知趙雲過當陽亦不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

當陽亦不可無馬

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為累也好夫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請

夫人速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恨乃將阿斗馮與

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人知昭烈在白帝城托阿斗于孔

于子龍一樣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

聲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為之奈何勢迫事險心

如糜夫人乃棄阿斗于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死人但知趙雲不惜

糜夫人不惜死以保其子趙雲後人有讚之曰

戰將全憑馬力多 步行怎把幼君扶

拚將一死存劉嗣 勇決還虧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上牆枯井

此處使不突然可掩訖解開勒甲絛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

呂布馱女兒在背甚是累墜便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

如此危急愈足見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

三合被趙雲一鎗刺倒殺散眾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

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

鎗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皆後張郃趕來雲加鞭而

行不想跣躡一聲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讀者至此必謂張郃挺

鎗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

亦大奇事本是趙雲保阿斗此却是阿斗後人有詩曰

紅光罩體困龍飛 征馬衝開長坂圍

四十二年真主命 將軍因得顯神威

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

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

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袁紹降將趙雲力戰四將

第一才子書

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殺退眾軍將直透重圍玄德逃難賴寶劍一馬一劍正後相當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此亦呵斗之福所致也曹操要捉生趙雲却使趙雲保得活阿斗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擄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無數總叙一筆墨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

當陽誰敢與爭鋒

古來衝陣扶危主

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

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繇鍾紳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

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上已作一收不正是

纔離虎窟逃生去 又遇龍潭鼓浪來

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前回寫趙雲此回寫張飛寫趙雲是幾番血戰寫張飛只是一聲叱喝天下事亦有虛聲而可當實際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實際足以服人而後臨時之虛聲足以聳聽所以張飛之功與趙雲等非若今人之全靠虛聲渾無實際他人喫盡老力我只出一張寡嘴也



翼德喝退曹軍若非有雲長昔日誇獎之語曹操當時未必如此之懼也不但此也翼德橫矛立馬于橋上而曹兵疑爲誘敵之計若非有孔明兩番火攻驚破曹兵之膽此時曹操又未必如此之疑也則非翼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雲長之先聲足以奪人耳又非雲長之先聲奪人而實則孔明之先聲足以奪人耳玄德將阿斗擲地亦擲得不差由後觀之以一英雄之趙雲救一無用之劉禪誠不如勿救矣然從來豪傑不遇時庸人多厚福禪之智則劣于父而其福則過于父玄德勞苦一生甫登大寶未幾而殂反不如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南面之福也長坂之役本是庸主賴虎將之力而得生人反謂虎將賴庸主之福而不死爲之一嘆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如玄德本欲投襄陽忽變而江陵既欲投江陵又忽變而漢津此猜測之所不及也劉表爲孫權之讐劉表未死孫權方欲攻之劉表既死權忽使人弔之又猜測之所不及也唯猜測不及所以爲妙若觀前事便知其有後事則必非妙事觀前文便知其有後文則必非妙文

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不大急則不大慰當子龍殺出重圍人困馬乏之後又遇文聘追來是一急而及見玄德之時懷中阿斗不見聲息是一疑至翼德斷橋之後玄德被曹操追至江邊更無去路又一急及雲長旱路接應之後忽見江上戰船攔路不知是劉琦又一驚及劉琦同載之後忽又見戰船攔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讀者眼中如猛電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內乃有如此變幻也

孔明勸玄德結孫權為援魯肅亦勸孫權結玄德為援所見畧同而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來求我若魯肅一至孔明慌忙出迎便沒趣矣妙在魯肅求見然後肯出此孔明之巧也一見之後若孔明先下說詞又沒趣矣妙在孔明並不挑撥魯肅魯肅先來勾搭孔明又孔明之巧也會肅欲邀孔明同去而若使孔明欣然應允又沒趣矣妙在玄德假意作難孔明勉強一行又孔明之巧也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態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寫來真是好看煞人

前看李肅說呂布殺丁原偏等呂布自說出來是一段絕妙文字又看王允說呂布殺董卓亦等呂布自說出來又是一段絕妙文字今看孔明欲往東吳見孫權必待魯肅說出比前二段文字更是奇妙前二段止是兩人往復此則夾一玄德在中前

二段一等呂布說出來時便隨口贊成此則既等魯肅說出來時却又詐言不肯愈出愈幻愈轉愈曲賞心悅目茂以過茲

却說鍾繇鍾紳二人攔住趙雲廝殺趙雲挺鎗便刺鍾繇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紳持戟趕來馬尾相啣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鎗隔過盡戟右手拔出青釭寶劍砍去帶盔連腦砍去一半紳落馬而死既寫趙雲又寫寶劍。趙雲既斬曹營名將五十餘員矣不想又有續案餘眾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人困馬乏矣偏又着急。此處寫趙雲人困馬乏愈見其適間威勇莫當見張飛挺矛立馬于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本欲殺子龍而來今雲縱馬反得為子龍之援妙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眾人憩于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

亦泣幾不得見而復見故不得不泣相見之雲喘息而言曰此處寫

息愈見上文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

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

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多是不能保也此處

此疑人之筆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阿斗一生只是

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于地曰為汝這孺

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袁紹憐幼子而重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趙雲忙

向地下抱起呵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 趙雲懷中小龍眠

無由撫慰忠臣意 故把親兒擲馬前

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

綽蛇矛立馬橋上借文聘眼中寫一張飛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

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可知繫樹枝于馬尾俄而曹

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

立馬于橋上又描一句在諸將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

正寫張飛又扎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

上馬從陣後來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旌旗旗來

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前在諸將眼中寫張飛此飛乃厲聲

大喝曰半日不喝此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二我

甚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不獨當時聞者股栗即今日曹操

急令去其傘蓋第一喝早喝去回顧左右曰吾向曾聞雲長言翼德

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忽將白馬解圍時語今日相

逢不可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

死戰其聲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槩頗有退心又在曹張飛望見曹

愈極

操後軍陣脚移動第二喝又喝退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

退却是何故此一喝更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

倒撞于馬下第三喝直喝死操便回馬而走于是諸軍眾將一齊望

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一

時棄鎗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前回寫趙

不戰之威兩樣文章一樣出色後人有詩讚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 橫鎗立馬眼圓睜  
一聲好似轟雷震 獨退曹家百萬兵

却說曹操懼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與袁紹

關張時一張遼許褚趕上扯住轡環曹操倉皇失措猶疑被翼張遼

曰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回軍殺去劉備可擒也曹

操方纔神色稍定前寫趙雲氣息未定是寫趙雲餘勇乃令張遼許

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

喚回原隨二十騎摘去馬尾樹枝甚令將橋梁折斷失算然後回馬

來見玄德具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于計較飛問

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折斷橋梁彼必追至矣妙在不飛曰

他被我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

致進兵今折斷了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百萬之眾雖

涉江漢可填而過豈懼一橋之斷耶方說明緣故。馬尾樹枝是翼

操使張遼許褚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折斷橋梁而去矣操

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也曹操料張飛玄德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

三座浮橋只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

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李典之疑是疑孔明遂傳下號令大

速進兵却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幾於檀溪之危相似急命趙雲催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穿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矣眾將可努力向前眾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使讀者寒心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人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又是絕處逢生當頭那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雲長一邊事于此處方纔曹操一見雲長即勒住馬回顧眾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與李典之言相照傳令大軍速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敘得一筆不漏雲長嘆曰曩日獵于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

第二十回中事忽玄德曰我於此時亦投鼠忌器耳又正說之于此照出來驚者至此亦為喚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于船頭上大驚不特玄德喚驚呼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異玄德視之乃劉琦也先聽其言後見劉琦過船哭拜曰聞叔父困于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唳哨而至又作驚人之筆劉琦驚曰江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即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不但疑是疑是吳軍此在劉琦意中想出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正與下文魯肅至江夏反照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着孫乾只雲長劉琦孔明三人分作三次相見皆故作驚人之筆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于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夏來必料取

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孔明  
事即借孔明口玄德大悅合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  
中補出極省筆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到夏口屯任公子自回江夏整頓  
戰船收拾軍器為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其歸江夏則勢反孤  
矣特約劉琦接應却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  
不到江夏變化之極至江夏整頓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  
下書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既欲往夏口却  
化之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  
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來荆州治中鄧義別  
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荆州軍民出郭投  
降本是玄德欲取江陵却反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韓嵩之囚加為  
是曹操取江陵變化之極大鴻臚韓嵩之囚在二十三其餘眾官各有封賞曹操與眾將議曰  
大鴻臚回中至此方照應

今劉備已投江夏恐結連東吳是滋蔓也結連東吳一句當用何計

破之苟攸曰我今大振兵威遣使馳檄江東請孫權會獵于江夏共

擒劉備分荆州之地永結盟好孫權必驚疑而來降則吾事濟矣此

左車所謂先聲操從其計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一面計點馬步水

軍共八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來西連荆

陝東接斬黃寨柵聯絡三百餘里極寫曹操軍威正話分兩頭却說

江東孫權屯兵柴桑郡聞曹操大軍至襄陽劉琮已降今又星夜兼

道取江陵乃集眾謀士商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

險固士民殷富吾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

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因說劉備使無劉表眾將同心一意共破

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定矣孔明欲得荆州魯肅亦欲得荆

亦欲合劉備以破曹權喜從其言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弔喪却說

是魯肅識見過人處

玄德至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大急難抵敵不  
 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為應援正寫魯肅一邊要來却又寫孔明使南  
 北相持吾等于中取利有何不可妙算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  
 遠謀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眾虎踞江漢江東安得  
 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  
 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并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  
 此句若北軍勝則我乘勝以取江南可也此句是實玄德曰此論甚高但  
 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人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  
 孔明笑曰大事濟矣寫孔明之智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云時襄陽  
 曾遣人去弔喪否問得節節。孫策之死在二琦曰江東與我家有  
 殺父之讐安得通慶弔之禮孫堅之死在第七回孔明曰然則魯肅  
 此來非為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以魯家而忽來通禮是猜測不遂

謂立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

說可問諸葛亮此今俗諺所云門角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入

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立德相見魯肅此時非為見立德禮畢邀

入後堂飲酒肅日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為欣慰近

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欲問江夏動

虛立德曰備兵微將寡一聞操至即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

叔用諸葛孔明之謀諸葛孔明四字不消玄德兩場火燒得曹操魂

亡膽落何言不知耶立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明安在

願求一見立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只劉琦立德孔明分肅見孔明

禮畢問日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相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

孔明曰曹操奸詐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日亮已盡知隱

力却妙在不直說出來肅曰皇叔今將止于此乎肅曰皇叔今將止于此乎肅曰皇叔今將止于此乎

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往投之偏不說要投孫權偏說要投吳臣此等說品今人多有學先生求人之醫本生過人相請本是閑坐在家只說又有別家致聘可發一笑也

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不能保焉能容人又逼近孔明曰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之別有良圖孫權只言吳臣不足依還未說出孫權妙甚

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表英維多歸附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此時更雨不得只得自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見他說出孫權來又故意開一句然正是已更無人可去矣肅曰先生之克現為江東泰謀日望與先生相見妙在只不說出來

肅曰先生之克現為江東泰謀日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其議大事孔明自已要去却待魯肅請亦待魯肅說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半响出妙不可言

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孔明之語耳此時玄德從旁會孔明曾肅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伴兩人往復之意便來此一句金鋒相刺

不許孔明日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寫魯肅一味老實好看之極

魯肅遂別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正是只因諸葛扁舟去致使曹兵一旦休

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

孔明將欲以東吳之兵破曹操之兵而此回則是孔明之以舌為兵也其戰群儒以舌其激孫權赤以舌舌如懸河則以舌為水言揚屬火則又以舌為火蓋雖赤壁之兵未交而卧龍先生先有一番水戰先有一番火戰矣

劉琮之事即孫權前車之鑒也琮之臣王粲蒯越等皆為尊官



而琮獨見殺權而降操亦猶是耳善乎魯肅之言曰諸臣皆可降惟將軍不可降真金玉之言哉

文人之病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大兵將至而口中無數之乎者也詩云子曰猶刺刺不休此晉人之言談宋儒之講學所以無補于國事也張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黃蓋叱而止之大是快事

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之言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不但荊州未取而早為其意中所有即益州未奪而亦預為其目中所無且其時劉表雖亡而劉璋張魯馬騰韓遂尚在觀其鼎足一語竟似未嘗有此數人

者豈非英雄識見有所先定與

曹操青梅煮酒之日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而孫權亦曰非豫州莫能當曹操者何其言之不謀而相合與蓋天下唯英雄能識英雄不待識之于鼎足之時而蚤識之於孤窮之日每怪今人肉眼見人赫奕則畏而重之見人淪落則鄙而笑之異故相非同必相識英雄之不遇識者正為天下更無有英雄如此人者耳

此回文字曲處妙在孔明一至東吳魯肅不即引見孫權且歇館驛此一曲也又妙在孫權不即請見必待明日此再曲也及至明日又不即見孫權先見眾謀士此三曲也及見眾謀士又彼此角辯議論齟齬四曲也孔明言語既觸眾謀士又忤孫權此五曲也迨孫權作色而起拂衣而入讀者至此幾疑玄德之

與孫權終不相合孔明之至東吳竟成虛往也者然後下文峰迴路轉詞洽情投將欲通之忽若阻之將欲近之忽若遠之令人驚疑不定真是文章妙境

孫權既聽魯肅之說定吾身之謀又聞孔明之言識彼軍之勢此時破曹之計決矣乃復躊躇不斷寢食俱廢者何哉蓋非此一折則後文周瑜之畧不顯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不必孫權之果出于此而作者特欲為後文取勢耳觀此可悟文章之法

却說魯肅孔明辭了立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郡來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魯肅第一次叮囑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孔明第一次應承及船到岸肅請孔明于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此時不即引權正聚文武于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八問曰子敬往江夏體探虛實若何肅曰

已知其畧尚容徐稟妙在不即權將曹操檄入示肅曰操昨遣使齎

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眾商議未定曹操檄文之至妙在孫權口中敘出肅接

檄文觀看曹操檄文之語妙在魯肅眼中看出其畧曰

孤近承帝命奉詞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干員欲與將軍會獵于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

眾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此是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

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此是以

愚之計不如納降為萬安之策張昭第一眾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

合天意張昭只言地利不可恃孫權沉吟不語孫權第一張昭又曰

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張昭第二孫

權低頭不語孫權第二須與權起更衣魯肅于權後權知肅意乃

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絕衆人所言誤將軍衆人皆可

降曹操唯將軍不可降曹操二語是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

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

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

人之意各自爲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衆人是就東吳全勢論

極其痛快權嘆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

天以子敬賜我也張昭爲孫策所得士周瑜亦孫策所得士但操新

得袁紹之衆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魯肅囑孔明肅曰

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妙在

方說出孔明曰臥龍先生在此平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

晚且未相見妙在說出孔明曰聚文武于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

然後升堂議事此是孫權好勝至今肅領命而去次日至館驛中見

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魯肅第二孔明笑曰亮

自見機而變決不有悞孔明第二肅乃引孔明至幕下蚤見張昭顧

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戎冠博帶整衣端坐其爲諸名士咏乎

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于客位張昭等見孔明丰神

飄洒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

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張昭之意

樂歷倒孔明俗諺所謂借他的拳撞他的嘴也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小可二字妙

此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于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

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亦問得惡是孔

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

權意不在張昭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

權而在孫權

第一才子書

行仁義不忍奪向宗之基業故力辭之說得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  
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  
亦是真話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  
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  
劉豫州當為生靈興利除害勦滅亂賊不責其不降曹反且劉豫州  
未得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此句更惡今得先生人皆仰望  
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  
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  
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在此時也故意先將他何先生自  
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  
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

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將他極口一取說立德反  
尤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當面孔明聽罷啞然而  
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群鳥能識哉亦是真話譬如人染沉疴當先  
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  
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  
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先生忽然講醫道隱然笑張昭  
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于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  
而已此正如病勢危羸已極之時也三顧草廬正是病新野山僻小  
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于此耶  
夫以用兵不窵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  
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  
公然至于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向宗之基業  
自贊

此真大仁大義也高擡立德美其親親之仁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携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又高擡立德美其愛民之德寡不敵眾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于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隱然以立德比高皇自比韓信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笑耳說盡秀才之病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戰勝了一個座間忽一人抗聲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為何如誇稱曹操便低一着不及子布多矣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眾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于當陽計窮于夏口區區求救于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亦是當面嘲笑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眾

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借玄德以鄙薄江東詞令妙品虞翻不能對了一個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此人直是沒甚說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為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豪傑也自贊則管樂猶云小可罵人則儀秦亦是蘇秦佩六國相印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懼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借贊儀秦以鄙薄江東詞令妙品步騭默然無語又戰勝了一個忽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傳世至今天數將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二人皆歸心虞翻但誇曹操之強猶可至薛綜乃韓其劉不是漢賊喪心蔑理此虞翻又低一着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

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薛君父二字喝倒夫人生天地

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公既為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

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

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

鑿鑿侃侃薛綜滿面羞慙不能對答又戰勝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

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

王苗裔却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蓆販履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

哉對臣罵主已為失體况孔明視之乃陸續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

座間懷橘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輕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則

世為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唯無君亦且蔑祖不唯

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猶借曹參罵曹劉豫州堂堂帝曾當

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考其是冠冕正大按譜賜爵且高

其是冠冕正大按譜賜爵且高

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蓆販履又何足為辱乎又以高祖陸公

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罵得陸續語塞又戰勝座上一人忽曰

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

一發問得沒要孔明視之乃嚴峻也孔明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

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

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平生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

于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若使臥龍以文章名世亦

等輩耳何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又戰勝忽有一人大聲曰公好

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論沒甚添換孔明視

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荅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

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唯務雕

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低

低

天下多少且如楊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學士也雖曰賦萬言亦何取哉以楊雄事莽為當日降操者此程德樞不能對又戰勝衆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駱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開口耶彼此問難一往一復畢竟作何結局得此人來喝倒絕妙收科衆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蓋字公覆現為東吳糧官伏後文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為我主言之乃與衆人辯論也黃蓋數勝得孔明衆謀士不及也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未見周操戰先見孔明與諸謀士戰周郎之戰是舟師水卒孔明亦為應兵耳於是黃蓋與孔明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安放諸葛瑾在此處最妙若與客乎抑將不以孔明為客乎將亦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如

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却來叙話說罷自去去得妙若與孔明一

同八見孫權則孫權與孔明坐魯肅曰適間所囑不可有悞魯肅第

諸葛瑾將與諸謀士侍立耶孔明點頭應諾孔明第三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衆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于孔明之側只看他講話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偷眼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先生前講

善相獻茶已畢孫權曰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孫權之意專在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只說玄德兵少尚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此三應承魯肅至權

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克宛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  
 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荆州之兵二  
 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  
 也索性再說多些不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  
 見妙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既問其兵又問其將者或兵  
 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千人其將且又誇其  
 謀臣更不怕急襄了魯肅權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或兵將雖多而無  
 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此句在權  
 曰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為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  
 但恐將軍不肯依勸他投降頗覺日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宇  
 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曹操  
 芟除大難畧已平矣近又新破荆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

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  
 抗衡不如早與之絕此句反若其不能何不從眾謀士之論按兵束  
 甲北面而事之此句反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托服從之名內  
 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又通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  
 何不降操急問此句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  
 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仰慕事之不齊此乃天也又安能居  
 處人下乎明明說孫權不及立德非不及田橫惡甚前魯肅以為  
 皆不可降唯孫權可降薄待孫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  
 拂衣而起退入後堂眾皆哂笑而散有此一折幾疑孫劉之好不合  
 事令人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即  
 面責先生之言貌視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  
 反責孫權妙我自有破曹之計汝不問我我故不言方纔說出真話然  
 肅



日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救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眾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為齏粉矣又說出大話然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怒氣未息顧謂肅曰孔明欺吾太甚肅曰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好孫權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叙話孔明前在草廬必待權再問權見孔明謝曰適來昌廣威嚴幸勿見罪孔明亦謝曰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遂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于人吾計決矣有志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此句是求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此句是恐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

戰士亦不下萬人言立德之勢不為弱曹操之眾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勢耳非本心也言曹操之勢不足畏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隱然以荆州自處而與吳魏並列為三成敗之機在于今日唯將軍裁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就選孔明於館驛安歇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眾議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說他不尚然不樂說他不喜曹操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撫百萬之眾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謂負薪救火也張昭第三次勸降孫權只低頭不語孫權第三次不答顧雍曰劉備因為曹

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願聽子  
 布之言舌戰之時顧雍獨無孫權沉吟未決孔明已將曹操兵勢虛  
吟未決即作者於此時開口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  
 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自為謀之  
 計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尚在沉吟都為後肅曰主公若遲疑必為  
 眾人悞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都為後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  
 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前止寫文官此處且說孫  
 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文都為後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  
 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于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文  
 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眾欲待降來又恐曹操  
 不容寡不敵眾是驚于劉備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  
 姐臨終之語乎恐操不容是憶于劉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想出這句話

正是

追思國母臨終語

引得周郎立戰功

畢竟說着甚的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孫權破曹操之計必待周瑜決之者非決之以周瑜之言而實  
 之以孫策臨終之言則謂周瑜之破操一孫策之破操可也不  
 但此也孫策之語孫權能憶之者憶之以權母臨終之言而又  
 憶之以母姑憶姊之言也則謂周瑜之破操一吳氏兩夫人之  
 破操可也且周瑜破操之計必待孔明激之者非激之以孔明  
 而激之以二喬也則謂周瑜之破操一大喬小喬之破操可也

赤壁鏖兵一場大功得婦人之力居多婦人真可畏哉

張昭有負孫策付託之重或解之曰內事不決問張昭原不當以外事問之不知天下未有能謀內事而不能謀外事者又未有不能謀外事而能謀內事者攘外乃所以安內外患至而不能捍謂之知內吾不信也

前卷孫權謂孔明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是孔明之激怒孫權而致孫權之求助於立德也此卷周瑜謂孔明曰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是孔明之激怒周瑜而致周瑜之求助於孔明也本是立德求助於孫權却能使孫權反求助於立德本是孔明求助於周瑜却能使周瑜反求助於孔明孔明之智真妙絕千古

周瑜拒操之志早已決於胸中而詐言降操者是以言挑撥孔

明欲使其求助於我也魯肅不知其詐而極力爭之孔明知其詐而隨口順之瑜亮二人各自使乖各說假話大家暗暗猜着大家只做不知而中間夾着一至誠之魯肅時出幾句老實語以形之寫來真是好看煞人

入門問諱豈有入其國而不知其國之夫人者乎或疑孔明二喬之說乃演義粧點耳非真有是言也然吾讀杜少陵詩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則使孔明不借風周郎不縱火將二喬之爲二喬其不等於張濟之妻袁熙之婦者幾希矣事既非曹操之所無說何必非孔明之所有

銅雀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兮若長空之蠓螋此言東西有王龍金鳳之兩臺而接之以橋也以蠓螋比之卽阿房賦所謂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凌空不霽何虹者也孔明乃將橋字改

作喬字將西字改作南字將連字改作攬字而下句則全改之  
遂輕輕劃在二喬身上去可謂善改文章者矣劉貢父患瘋疾  
蘓子瞻戲改大風歌以嘲之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  
守鼻梁其殆學孔明之改賦乎

以橋作喬此讀別字也孔明欲欺周郎故有意為之奈何近世  
孔明之多乎弄璋而以為弄麀矣伏臘而以為伏獵矣芋而以  
為羊金根而以為金銀矣吾不知其將賺何人將施何計而亦  
學孔明之改別字也為之一笑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  
明為玄德所有則忌之使孔明而為東吳所有則不忌也觀其  
使諸葛瑾招之之意可見矣非若龐涓之忌孫臏同事一君而  
必欲殺之而後快也一則在異國而招之使入我國一則在我  
國而驅之使入異國試以龐涓較周瑜則周瑜真愛孔明之至

耳

却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乃謂之曰先姊遺言云伯符臨終有

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國太述先姊遺

言先姊却又是述伯符遺言○孫策遺命是二十九回中事忽於此提照權大喜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

議事向知前文寫孫權沉吟猶豫不過欲逼出周瑜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

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都議事軍機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待

孫權去請却寫周瑜自來是極寫周瑜曾肅與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細述一番

不待周瑜問曾肅先寫曾肅告周瑜極是寫曾肅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與孔明答

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曾肅上馬去了周瑜方纔歇息忽報張昭

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接八堂中坐定叙寒溫畢張昭曰都

督知江東之利害否問得驚惶之極瑜曰未知也假糊塗昭曰曹操擁眾百萬

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尚

未露其形昭等勸主公且降之庶免江東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主公子敬却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只明妙應昭等辭去少頃又報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訖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問得憤瑜曰未知也又是假普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寧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興兵吾等願效死戰寫武將如畫。前已寫過黃蓋此處却寫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忿然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願可斷誓不降曹又獨寫衆人皆曰吾等都不願降帶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亦只順口程

普等別去又未幾諸葛瑾呂範一班兒文官相俟瑜迎入講禮畢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束吳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是避嫌專俟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二語妙甚明明說文官欲保身武官不惜死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與對魯肅瑾等辭退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班兒來見瑜請入亦叙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前是要降者與要戰者分作兩處相見今并作一起相見前詳此畧筆法各異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妙在不衆乃辭去周瑜冷笑不止不知他至晚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叙禮罷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衆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之意如何是老實人瑜曰曹操以天子爲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則易安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

便當遣使納降此是周即假話所以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旦棄於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托將軍今正欲

仗將軍保全國家為泰山之靠奈何從懦天之議耶周瑜不過欲批撥孔明開口却

妙在孔明不言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羅兵革之禍必有歸怨

於我故決計請降耳孫權欲求助於豫州周瑜却欲孔明肅曰不然以

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得志也又妙在孔明不二人

互相爭辨孔明只袖手冷笑前寫周瑜冷笑此又寫孔明瑜曰先生何

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惡極肅曰先生如

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為合理惡極瑜曰

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吾有同心大家說假話肅曰孔明你也如

何說此夾着魯肅一句老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

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向句

孫權又向句奚落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

亡未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

命何足惜哉惡極曾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又夾

肅一句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

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箇人到江上操一得此兩人百萬

之衆皆卸甲捲旗而退矣說到此處更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

明日江東去此兩人如大水飄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

喜而去且不便說是何人偏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

時卽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

實其中先有此一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

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方說他要他妻子曹操

曾發誓言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又先有一一願得江東二喬

置之銅雀臺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惡極矣今雖引百萬之衆虎視

江南其實爲此二女也惡極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

伴作不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惡極此范蠡

知妙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爲之妙在又借一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驗

周瑜不即怒罵又核孔明曰曹操劔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

命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爲天子又先有一

誓取二喬有詩爲証竟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又核實一句不孔明曰

吾愛其文華美嘗竊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即發怒妙甚孔明即時

誦銅雀臺賦云

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

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

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立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

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其舊賦云連二喬於東西

也非喬也今孔明易此二語便輕輕劃在二喬身上去分若長空之峻竦此橋

羣才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

雲天巨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逞揚仁化於宇宙兮盡肅恭於上

京唯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

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

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旂以遨遊兮迴鸞駕而周章思化及乎

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至此不得不

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單于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

民間二女乎偏說民間二字伴爲瑜曰公有所不知知之大喬是孫

伯符將軍生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伴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

失口亂言死罪死罪惡極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

思免致後悔既知是他妻子及其主之嫂矣瑜曰吾奉伯符寄托安

有屈身降曹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方說出吾自離鄱陽湖便有

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

前此說假話本欲孔明來孔明曰若蒙不棄願效犬馬之勞早晚拱

聽驅策瑜曰來日八見主公便議興兵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

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

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班侍立前孔明入見止

瑜入見兼列着武官少頃周瑜入見孫權問慰罷瑜曰近聞曹操引

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瑜看畢

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耶聽賊則怒見檄則笑怒權

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與眾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

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誰勸主公降

問得懊惱之極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問張昭曰願聞先生

所以主降之意昨日隨口答應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

廷為名近又得荊州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艦

幢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更圖後計不知圖

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一句罵倒張昭周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

安忍一旦廢棄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曰操雖托名漢相實為漢賊

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

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以大義論之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

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為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此處忽

為前文董承義狀照應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

衡二忌也為後文徐庶流言伏筆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時值隆

為後文徐庶流言伏筆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時值隆



借東風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為後獻

伏筆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以大勢論之則瑜

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其言權翼然起曰老賊欲廢

漢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與

孔明語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

與對魯肅瑜曰臣為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

又反激孫權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

與此案同張昭此時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即封瑜為大都督程普

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

誅之寫得孫瑜受了劍對眾言曰吾奉主公之命率眾破曹諸將官

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違慢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寫

周瑜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眾文武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

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

明日孫將軍心尚未穩不可以決策也拔劍砍案之後又說他心瑜

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意將軍能以

軍數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孫權屢以曹兵多寡為問

穩瑜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

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敵眾耳

他無所疑料龍先生瑜笑曰瑜特為此特來開解主公主公因見操

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較之彼將

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眾亦止七八萬耳

尚多懷疑未眼將北來軍兵平白夫以久疲之卒孤疑之眾其數雖

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其言壯願主公勿以為慮權撫瑜

背曰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

心耳又帶罵張昭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馬

多載資糧為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就孤不冀勝先算孤當

親與操賊決戰更無他疑其言亦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着

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周郎欲

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周郎患孔明子瑜曰此人助劉備

必為江東之患不是患孔明乃患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

人同事東吳豈不妙哉瑜善其言可見周郎非忌勝已者特次日平

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

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長

子程咨自代周郎初點兵時程普以年輕孔明正復相似瑜令眾將

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囚天子於許

昌屯暴兵於境上吾今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

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縱舊師之言亦明大令畢即差韓當黃蓋

為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即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別聽將令蔣

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為四隊陸遜董

襲為第五隊呂範朱治為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郡官軍水陸並進尅

期取齊有五萬兵觀其調撥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

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

懦弱不足為將今能如此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

罪關張之服孔明在秦楚之後程普瑜亦遜謝次日瑜請諸葛瑾謂

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欲煩先生

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則主公既得良輔此句為

本意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見此句為諸葛豈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

瑾曰瑾自至江東愧無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効力即時上馬逕投  
 驛亭來見孔明孔明接入哭拜各訴濶情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乎  
 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開口便見雌雄遂荅曰夷齊古之聖賢也  
 問間答應瑾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  
 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且暮相聚視夷齊之為人能無愧乎善亦  
 於詞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也此言弟不弟與兄皆漢  
 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兄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上  
 不愧為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也此言兄可不識  
 兄意以為何如瑾思曰我來說他反被他說了我真可遂無言回  
 荅起身辭去回見周瑜細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問得瑾曰吾  
 受孫將軍厚恩安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吾自有伏  
 孔明之計在他阿兄面前不正是

智與智逢宜必合 才和才角又難容

畢章周瑜定何計伏孔明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凡大功之將成必有其端之先見而所謂端者又有順有逆敵  
 方疑我而我先小敗以驕其志此端之逆見者也敵方輕我而  
 我先小勝以挫其銳此端之順見者也曹操當劉琮新降豫州  
 新敗之後席捲荆襄氣吞吳會驕盈極矣是不可不先有以挫  
 之周郎以江口之小勝預為赤壁之見端殆不用逆而用順者  
 乎

玄德有檀溪躍馬一事在前可謂險矣而此處江口勞軍之事

則愈險雲長有單刀赴會一事在後可謂奇矣而此處江口相從之事則已奇險莫險於不知奇莫奇於不露蔡瑁追之而倉皇出奔是知其險者也周瑜送之而從容作別是不知其險者也却荆州之請而以言折魯肅是露其奇者也立玄德之後而以不言懾周瑜是不露其奇者也前後兩番極其相類又極其相反真妙不可言

文有正襯有反襯寫魯肅老實以襯孔明之乖巧是反襯也有周瑜乖巧以襯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襯也譬如寫國色者以醜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覺其更美寫虎將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覺其更勇讀此可悟文章相襯之法

孔明未出草廬之時即曰外結孫權故荆州之守關公欲分兵

拒吳則孔明止之關公之沒玄德欲與兵伐吳則孔明諫之至白帝托孤以後終孔明之世未嘗與吳相惡蓋欲結之以共討漢賊也惟魯肅之見與孔明合而周瑜之見獨與魯肅殊肅方引孔明以相助而瑜則欲殺孔明肅方引玄德以相助而瑜又欲殺玄德是瑜之不及魯肅遠矣雖然肅知玄德與孔明之為人傑故欲得之以為援周瑜亦知玄德孔明之為人傑故必欲殺之以絕患天下非人傑不能知人傑嗚呼瑜亦人傑矣哉

玄德在水鏡庄上聽元真語妙在句句明白蔣幹在周瑜帳中聽軍士之語妙在不甚明白玄德耳中雖甚明白心中不知元直為誰却是不明白蔣幹耳中雖不明白眼中已見張蔡降書却是極明白兩樣聽法亦作兩樣猜法前後各各入妙

陳宮在路上拾得玄德與曹操書妙在千真萬真蔣幹在帳中

拾得張蔡與周瑜書妙在疑真疑假呂布見書更無不信曹操見書初信後疑陳宮所拾之書並非曹操所作蔣幹所拾之書却是周瑜所為一樣拾法兩樣來歷前後又各各入妙

秦慶童述董承私語只一句兩句妙在慶童不解蔣幹述周瑜私語亦只一句兩句妙在蔣幹先知慶童所聽有義狀為証却是曹操搜出蔣幹所聽有降書為証却是蔣幹帶來一樣述法兩樣詳法前後又各各入妙

周瑜詐睡是騙蔣幹蔣幹詐睡又騙周瑜周瑜假呼蔣幹是明知其詐睡蔣幹不應周瑜是不知其詐呼周瑜之醉醉却是醒蔣幹之醒醒却是夢妙在先說破他是說客使他開口不得又妙在說他不是說客一發使他開口不得妙在夢中呼子翼罵操賊使他十分疑惑又妙在醒來忘却呼子翼罵操賊一發使

他十分疑惑周瑜假做粗疎却步步是密蔣幹自道極乖却步步是呆寫來真是好看

却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轉恨孔明存心欲謀殺之次日點齊軍將入辭孫權權曰卿先行孤即起兵繼後瑜辭出與程普魯肅領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邀孔明不是好意孔明欣然從之孔明從之亦不是不知一同登舟駕起帆櫓迤邐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

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圍屯住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孔明之舟如一葉孔明之身亦如一葉以周瑜分撥已定使

人請孔明議事孔明至中軍帳叙禮畢瑜曰昔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紹者因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也三十回中事于此處提照今操兵八十三萬我兵只五六萬安能拒之亦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我已探知操軍糧草俱屯于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地理敢

煩先生與關張子龍董吾亦助兵千人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彼此各為主人之事幸勿推調天下唯不懷好意人最會說好話孔明暗思此因說我

不動設計害我我若推調必為所笑不如應之別有計議乃欣然領寫孔明非覺只諾是不露出來瑜大喜孔明辭出魯肅密謂瑜曰公使孔明劫糧

是何意見瑜曰吾欲殺孔明恐惹人笑故借曹操之手殺之以絕後患耳寫周瑜使非便肅聞言乃往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只見孔明

畧無難色整點軍馬要行妙人非覺肅不忍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可成功否寫魯肅忠厚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

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又用反激語先肅曰吾與公瑾何謂一能孔明曰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伏路把關饒

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于陸地但能伏路把關此句實周公瑾但堪水戰不能陸戰耳此句是主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怒曰何欺我不

能陸戰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寫孔明

周瑜耐肅又將此言告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使曹操殺吾耳方纔說破他吾故以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用

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功可成如各相謀害大事休矣此以正言教之操賊多謀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

止其害我之謀此以忠言告之今只當先決水戰挫動北軍備公瑾若去必為所擒平其好勝之氣今只當先決水戰挫動北軍

銳氣別尋妙計破之為後文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魯肅遂連夜回見周瑜備述孔明之言瑜搖頭頓足曰此人見識勝吾十倍今

不除之後必為我國之禍愈敬之愈服肅曰今用人之際望以國家為重此句是實瑜然其說却說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自領眾將引兵往夏口遙望江南岸

旗幟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乃盡移江夏之兵至樊口

屯扎玄德聚眾曰孔明一去東吳杳無音信不知事體何如誰人可  
去探聽虛實回報魚乃久脫水糜竺曰竺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令  
糜竺至東吳以犒軍為名探聽虛實竺領命駕小舟順流而下逕至  
周瑜大寨前軍士入報周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相敬之意獻上  
酒禮瑜受訖設宴款待糜竺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願與同回瑜曰  
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豈可便去既不放去又不令與糜竺吾亦欲  
見劉豫州共議良策奈身統大軍不可暫離若豫州肯在駕來臨深  
慰所望不放孔明去反欲賺玄德來竺應諾拜辭而回肅問瑜曰公  
欲見玄德有何計議實以視周瑜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不可不除  
吾今乘機誘至殺之實為國家除一後患既欲殺孔明又欲魯肅再  
三勸諫厚以視周瑜瑜只不聽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  
五十人於壁衣中看吾擲盃為號便出下手讀至此為却說糜竺回

見玄德具言周瑜欲請主公到彼面會別有商議玄德便教收拾快  
船一隻只今便行又寫玄德坦雲長諫曰周瑜多謀之士又無孔明  
書信精細恐其中有詐不可輕去前襄陽赴會是關公勸行今周郎  
又相反玄德曰我今結東吳以共破曹操周郎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  
盟之意兩相猜忌事不諧矣玄德只防曹雲長曰兄長若堅意要去  
弟願同往寫關張飛曰我也跟去寫翼玄德曰只雲長隨我去翼德  
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分付畢即與雲長乘小舟并  
從者二十餘人飛棹赴江東前往襄陽是子龍隨去今往江東是關  
又相類玄德觀看江東艨艟戰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心中甚  
喜又寫玄德忠軍士飛報周瑜劉豫州來了瑜問帶多少船隻來軍  
士答曰只有一隻船二十餘從人瑜笑曰此人命合休矣讀至此又  
憂乃命刀斧手先埋伏定然後出寨迎接玄德引雲長等二十人直

到中軍帳敘禮畢瑜請玄德上坐天下惟不懷好意最會虛恭敬玄德曰將軍名

傳天下備不才何煩將軍重禮乃分賓主而坐周瑜設宴相待且說

孔明偶來江邊聞說玄德來此與都督相會喫了一驚此一驚急入

中軍帳竊看動靜只見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壁衣中密排刀斧孔明大

驚曰似此如之奈何讀者至此必疑下文是孔明設計然後玄德得脫矣回視玄德談笑自若

履危而不知使旁觀者愈着急却見玄德背後一人按劍而立乃雲長也在孔明眼

長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遂不復入仍回身至江邊等候妙在此時

德相周瑜與玄德飲宴酒行數巡瑜起身把盞猛見雲長按劍立於

玄德背後再在周瑜眼中寫一雲長忙問何人玄德曰吾弟關雲長也瑜驚曰非

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忽于此處一提玄德曰然也瑜大驚汗流滿

臂便斟酒與雲長把盞不是寫周瑜正是寫雲長少頃魯肅人玄德曰孔明何在

煩子敬請來一會瑜曰且待破了曹操與孔明相會未遲又不肯教孔明相見

寫周瑜不懷好意玄德不敢再言雲長以目視玄德寫雲玄德會意即起身

辭瑜曰備誓告別即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叩賀瑜亦不留送出轅

門玄德別了周瑜與雲長等來至江邊只見孔明已在舟中寫孔明

愛玄德大喜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愕然曰不知也孔明

曰若無雲長主公幾為周郎所害矣玄德方總省悟極寫玄德忠厚老實便請

孔明同回樊口孔明曰亮雖居虎口安如泰山惟龍能制虎今主公但收

拾船隻軍馬候用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可令子龍駕小舟

來南岸邊等候切勿有誤為後文伏筆寫孔明真是可愛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

東風起亮必還矣預先算定真是高絕妙絕玄德再欲問時孔明催促玄德作速

開船言訖自回玄德與雲長及從人開船行不數里忽見上流頭放

下五六十隻船來船頭上一員大將橫矛而立乃張飛也因恐玄德

有失雲長獨力難支特來接應前已寫過雲長此却極寫翼德於是三人一同回寨



不在話下却說周瑜送了玄德回至寨中魯肅八問曰公既誘玄德至此為何又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與玄德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此處方經說明肅愕然忽報曹操遣使送書呈瑜喚入使者呈上書看時封面上判云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折瑜大怒更不開看將書扯碎擲於地上此封書亦可作喝斬來使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遂斬使者將首級付從人持回此頭而身不回矣當贈詩一隨令甘寧為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句日頭在曹軍身在吳前分六隊起身每隊二人今遣三隊迎敵每隊只一人與前甚是變換此之謂小試其端也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鳴鼓吶喊而進却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荆州降將為前部操自為後軍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蔽江而來為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也誰敢來與我決戰蔡瑁令弟蔡璉前進兩船

將近甘寧拈弓搭箭望蔡璉射來應弦而倒先寫先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軍不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隊中左右翼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甘寧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總寫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中箭着砲者不計其數從已時直殺到未時周瑜雖得利只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此孔明所謂先挫北軍銳氣者雖操登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為所敗是汝等不用心耳為下文曹操誤殺二人張本蔡瑁曰荆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故爾致敗今當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荆州軍在外每日教習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既為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又何必稟我於是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為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為周瑜計殺二人張本至晚

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旱寨三百餘里煙火不絕將寫周瑜所放之火  
先寫曹操軍中却說周瑜得勝回寨犒賞三軍一面差人到吳侯處  
之火裊染絕妙報捷當夜瑜登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  
火之光也又寫火光預為下瑜亦心驚次日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  
丈赤壁火光觀染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着鼓樂隨行健將數員各帶強弓硬弩一  
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瑜命下了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  
窺他水寨大驚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  
瑁張允瑜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然  
後可以破曹為下文賺正窺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說周瑜偷看  
蔣幹張本吾寨操命縱船擄拔瑜見水寨中旗號動急教收起石兩邊四下  
一齊輪轉棹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極寫南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  
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操問眾將曰昨日

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深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言未畢  
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  
江東說此人來降周瑜既觀水寨之後正欲使人渡江離間蔡瑁張  
九而蔣幹請往江東適中機會恰好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蔣名幹字子翼見為帳下幕賓探問曰  
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誰知此  
周瑜成瑜操問要將何物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  
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葛巾布袍駕一隻小舟徑到周瑜寨中命  
傳報故人蔣幹相訪周瑜正在帳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說客  
至矣遂與眾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妙在不敘明所授何眾皆應命  
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葛巾布袍  
錦衣花帽極其縮赫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拜迎之幹曰  
相形之下甚是好看公瑾別來無恙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妙在開

破他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聽聞絃歌而知雅意趣甚不愧稱顧曲周郎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敘禮畢坐定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誇耀江東人物須臾文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而入誇耀江東般富瑜都教相見畢就列於兩傍而坐大張筵席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眾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前妙在說破他是說客此又妙在說他並不是說客使開口不得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叙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即斬之一發使他開口不得妙甚惡甚太史慈應諾按劍坐於席上朱虛侯監酒是禁人逃席今太史慈監酒是戒言公事此等底官真是怕人蔣幹驚愕不敢多言直是開口不得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

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笑暢飲為下文許座上觥籌交錯飲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左右軍士皆全裝慣帶持戈執戟而立誇耀江東軍威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否幹曰真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又誇耀江東軍糧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會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實不為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刀安能動我心哉說得風流慷慨一發使他開口不得言罷大笑蔣幹面如土色瑜復携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會可名羣英會稱盛江東得士非獨誇示蔣幹正以誇示曹操也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歌曰丈夫處世今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

今發狂吟

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徹席諸將辭出瑜  
日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伴作大醉之狀携幹入帳  
共寢瑜和衣臥倒嘔吐狼籍將幹如何睡得着妙在攪得他伏枕聽  
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卓  
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床偷視之却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  
張允蔡瑁謹封惡極幹大驚暗讀之書畧曰

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  
即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幸勿見疑先此敬  
覆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於衣內再欲檢看他  
書時牀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我數日之

內教你看操賊之首既騙之以帳中醉語騙法愈妙幹勉強應之瑜又曰

子翼且住教你看操賊之首又是醉人聲口及幹問之瑜又睡着絕妙

幹伏於牀上將近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

做忽覺之狀絕妙故問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又宛然是醉人答曰都

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

事不知可曾說甚言語既詐醉又詐醉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

瑜喝低聲絕妙便喚子翼絕妙蔣幹只粧睡着前是周瑜假睡此又是蔣

人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

下手既騙之以帳中醉語又騙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只一句句

多少頃瑜入帳又喚子翼絕妙蔣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蔣幹只道自

人騙瑜亦解衣就寢以解衣矣幹尋思周瑜是箇精細人天明尋

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却睡着幾番詐醉又幾

番詐睡可謂神

於騙幹戴上巾幘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徑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  
去幹曰吾在此恐悞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皆周幹下  
船飛棹回見曹操問子翼幹事若何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  
所能動也操怒曰事不濟反為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  
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  
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耶前只是蔣幹中計今曹操亦中計即便喚蔡瑁張允到  
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瑁曰軍尚未會練熟不可輕進操怒  
曰軍若練熟吾首級獻於周郎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  
答若使曹操出書示之責以謀反而蔡張二人猶可辨操亦不至於  
殺二人矣正妙在不說明白致二人驚惶失語宛然是機謀已洩  
抵對操喝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頭帳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聰明  
弄他人只好愚後人有詩嘆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 一時詭計中周郎

蔡張賣主求生計

誰料今朝劍下已

眾將見殺了張蔡二人入問其故操雖心知中計却不肯認錯聰明  
騙往往不肯認錯乃謂眾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故斬之眾皆嗟呀  
不已操於眾將內選毛玠于禁為水軍都督以代蔡張二人之職想  
人火星進命矣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  
勤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賊不破乎瑜曰吾料諸  
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瞞過蔣幹  
安能瞞過孔明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正是  
還將反間成功事 去試從旁冷眼人  
未知肅去問孔明還是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

--	--	--

